

大努力发扬体育精神。

爸爸不只是一个优秀的体育干部，更是中国自行车界一位勇于挑战、不断向前的领骑者！一位前运动员说：“1984年我在北体学习期间，张导也在干部班进修，短短的接触使我感受到他身上的激情、专业知识的深厚和对晚辈的期望。他甚至把自己参加蒙特利尔世锦赛1公里比赛的技术统计（手写）复印给我，这也成为我毕业论文的重要依据。”这就是我的爸爸，

为他热爱的体育事业，他就是那样不遗余力，甘为人梯。

爸爸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体育而生，为体育而去，最终把生命定格在运动场上。爸爸走了，走得那么急，让我措手不及。朋友说，愿爸爸在天堂里也有自行车为伴。妈妈说，她想告诉爸爸，这些年自己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我想说，爸爸，我想念你，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你的女儿！

父亲严宁：一名合格的清华人

○严峻



青年时期的严宁

我的父亲严宁，1936年9月7日出生于广州。爷爷严福孝公祖籍海南文昌，当时任职于从事地图勘测的“国府”部门，抗战爆发后随单位一路西撤。因此父亲的幼年，是在跟随父母的撤退过程中辗转度过。从广东到广西，后来贵州，最后在重庆落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在重庆期间，日寇大轰炸频仍，他与父母以及后来在路上出生的7个弟弟妹妹时常要躲避于防空洞。一次我奶奶突然觉得去家附近那个防空洞太闷热了，力主在附近山脚树林躲避。我父亲就抱着小凳子与父母一起坐在树林里，看着日寇敌机低

空肆意扫射轰炸，怒火中烧。不想他们平时去的防空洞这次因汉奸用镜面反射指示位置，而遭日机精准轰炸，洞口坍塌，里面躲避者死伤无数。得知此事后，父亲更深刻理解了国弱被人欺、国人当自强的道理，立志报国。

重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父亲的学习决心，他功课一直很好，并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考上了名校重庆一中。20世纪50年代初，因跟随工作调整的父母，全家回到海口。但海口的高中均是教授英语，与父亲在重庆一中所学俄语不兼容，后在海口团市委的推荐下，父亲转学到当时广州最好的中学之一广州二中继续高中学业。

1954年9月，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发电专业，进入发93班学习，他立志以优异的学业报效国家，同时也回报父母在乱世中的养育之恩。1956年3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电机系新增高电压专业，他报名调整到高电压专业学习，进入高9班。

□ 怀念师友

1964年，父亲与比他低三届同在高压教研组的母亲陈秉中相恋，并于三年后的1967年9月，在母亲被冠以“陶门女将”而打成黑帮的最困苦之时，主动求婚，结为伉俪，给母亲以巨大的心理支持。

1958年，父亲因工作需要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从那时起，父亲为了帮助爷爷奶奶支撑家中7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学习，将自己的一大半工资寄回老家。1967年与我母亲结婚后，更是将自己全部的工资寄回海南，家中全靠我母亲工资生活。这一寄钱的举动在80年代弟弟妹妹陆续成家后虽有减少，但一直持续到2007年奶奶病逝，历时五十载。

父亲的坚韧还体现在1966年10月，他怀着对革命领袖和革命圣地的敬仰，与一位清华同事从上海徒步1000多公里，走到井冈山，登顶、朝圣革命圣地，用双脚体味革命的艰辛、成果来之不易。

1969年5月，父亲作为基建连成员，是第一批赴江西鲤鱼洲干校的清华教职工，为后续到来的3000多清华人修建生活和工作用房。两年多的鄱阳湖血吸虫疫区生活，让父亲三次被血吸虫侵染，而当时治疗此病的特效药——锑剂有剧毒，给父亲的身体，特别是肝功能造成了长期的损伤。但父亲凭借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项十分危险而痛苦的治疗。

1971年8月，回学校后的父亲继续在人事处工作。期间1973年10月，我在清华校医院降生。中年得子，父亲对我疼爱有加，但也管教甚严。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和小伙伴在家玩儿时，弄坏了家里彩电的天线，于是把它做了掩饰处理。父亲在只发现天线坏了时，也就对我批评了事。可一周后，当他发现了我做的掩饰处

理后，顿觉性质恶劣，于是对我采取严厉的处罚——预约下周同一时间打屁股！宣判打屁股，然后缓期一周执行，这真算是我父亲的一大教育创举。这期间我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结果，一周后，他不顾母亲劝阻，竟然还是执行了！这也体现出了他对我弄虚作假苗头的坚决铲除之决心。

父亲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电机系调学校外事办公室，后任副主任，主管出国审批。此后近十年勤恳严谨工作，先后帮助三千多位优秀教师、干部办理出国手续。特别是对于一些紧急或遇到障碍的出访任务，都全力对接教育部、外交部协调解决，促其成行。

出国，在80年代是件大事儿，除了学习深造和工作进阶，还意味着“大件儿”和外汇指标。但父亲对于手中的这种“权力”，从未谋私，赢得了广泛赞誉。这期间有两件事记忆犹深。

一是因为我父母80年代都在工字厅工作，经常加班，于是晚上我就去他们的办公室写作业。正在集邮的我，对父亲办公室里邮件上的外国邮票很垂涎，总缠着他想把邮票剪回去。但父亲每每都拒绝了，告诉我公函完整性的重要性。

二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英语。因为父亲从中学到大学学习的都是俄语，“文革”结束后，为了适应对外交流合作的工作要求，父亲从零开始学习英语，晚上经常看到他在台灯下苦读各种英语课本，还把持着电视看英语学习节目*Follow me*，导致我的动画片时段被“侵占”。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父亲英语达标，1989年被外派赴日本上智大学做访问学者。此间，他除了在上智大学完成课题研究，还访问了很多日本的大学，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将外派期间的津贴都省了下来，甚至自己理发！回国时，给我带回了显微镜、望远镜、橡皮船等男孩子喜欢的科学设备。出海关时，这些设备在手推车上堆砌之高，让来迎接的我震惊，以为出来个国际“倒爷”！

90年代初，在外办的最后两年里，他还全力推动筹建了全国高校外事工作协会，任首任秘书长。

1992年，56岁的父亲调清华校办产业党委，任副书记，兼紫光集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总裁。他与张本正叔叔搭班子，为清华校企的健康稳定发展和紫光股份的上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紫光集团的书记，需要担负很多的社会职责。父亲1996年代表紫光集团随光彩事业代表团赴西藏洽谈支持，这期间自治区安排他们一对一资助藏族优秀学生，助力成长。

当年与父亲“结对子”的藏族小姑娘叫措姆，是品学兼优的西藏山南贫困家庭的孩子，早年丧父。父亲不仅资助她，还写信鼓励她立志高远报效祖国。措姆此后被选拔至北京西藏中学就读，她经常来清华向我父母请教。高考时，她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录取，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于西藏电网，并成为清洁能源板块的总工。

1992年夏，我高考成绩不理想，本来已准备去华清补校复读。暑假后半段儿父亲突然跟我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推动教育部出台了高招新政，北京林业大学扩招自费生，去不？”自小酷爱自然、生物的我当然同意。与我这届几位清华子弟选择最热门的风景园林专业不同，我选择了森林学专业。我的初心是走遍中国的自然

保护区，为祖国的绿色保护事业作贡献。父亲当时很支持我，拿出在90年代算是巨资的每年三千元的学费支持我学习森林学。因在北林期间推动学生环保工作，毕业时我被林业部的《中国林业报》录取，后又进入《北京青年报》，自此开始了环保媒体生涯。

1999年父亲从紫光退休。他没有再延聘，而是回家照顾母亲。当时在校史研究室任职的母亲已退休，受李传信、方惠坚等老领导之嘱，母亲和徐心坦伯伯等一起，在挖掘整理清华当代革命史，并将蒋南翔老校长“又红又专”“双肩挑”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编写成书。

本已高度近视的母亲，与时间赛跑，抓紧采访尚健在的清华老地下党员们，而父亲则甘当母亲的拐棍和厨师，给整日埋头奋笔疾书的母亲和夜班编辑归来的我，煲广式靓汤。

历时三年，当母亲陈秉中终于参与完成了《清华大学志》（2001版）《蒋南翔传》《双肩挑》《清华地下党》等一系列清华书籍的编写工作时，退休后的她眼疾恶化，并因视力不好而多次绊摔导致骨折。父亲没有任何怨言，牵着母亲的手，开始参加学校离退休处和工会组织的各种旅游，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带着母亲走了五大洲，十几个国家。

我想，这段父亲的选择里，既有无问西东里清华人的坚韧和奉献，也有他们这代知识分子渴望了解世界、学习世界的胸怀与追求。

因为媒体工作忙，我35岁才要孩子，父亲72岁才当上爷爷。无论是孙子还是孙女的降临，身为爷爷奶奶的我父母对孙辈的成长和学习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 怀念师友

2014年10月，为了给事业打拼期的我减轻负担，父母住进了温都水城的金手杖养老公寓，他们和很多清华毕业的老伙伴们，共度了8年多姿多彩的银龄时光。新冠疫情开始后，养老公寓长期封闭式管理，三四个月都走不出金手杖，让我们的相见有时只能隔着玻璃门进行，孙女在玻璃门外给爷爷奶奶跳舞唱歌，而他们则透过仅几毫米的门缝将祝福的红包塞出来。

2021年9月，父亲母亲双双拿到了“光荣在党五十年”奖章。恰逢疫情减缓，我在金手杖为他们拍下了一组二老挂着奖章的“授勋”照。回来看照片，突然从85岁父亲挺起的胸膛、坚毅的目光中感受到两位老共产党员的坚定和自豪。

2022年5月28日，在父亲出现不知原因的瘫倒症状后，我接父亲送医。疫情期间，很多医院都不收父亲……困境下，承蒙学校有关老师全力相助，父亲住进了清华玉泉医院神经内科诊治，并很快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脑炎”，入院第三天即报病危，幸得清华玉泉医院赵雨东、李伟两任书记的关照，神经内科乔立艳主任所率医护团队全力施救，父亲终于闯过这关。此



严宁学长全家福



严宁、陈秉
中学学长光荣
在党五十年留念

后22个月内，父亲又先后3次病危，但都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闯关成功。

银发苍苍，胖胖乎乎，喜欢扇扇子的父亲，被神内病房的医护人员亲切的称为“顽强的老佛爷”。已成为藏族电力专家的措姆，也专程从拉萨来京探望。

但久病卧床终究耗尽了87岁老人的能量，去年12月开始，父亲连续不断地被各种病毒、细菌感染，发烧不断；今年3月下旬进入昏迷，终于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3日在我和母亲紧握的双手中，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广州——重庆——清华，父亲用87年又209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清华结缘69年；与母亲相伴一个甲子。

父亲用自己清清白白、兢兢业业的一生，给祖国、给清华、给家人以全身心的付出与爱。他无愧一名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一位合格的清华人！

如果有来生，相信父亲还会做清华人！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做严宁的儿子！

爸爸，您安心地走吧！我和妻子会照顾好母亲、养育好孙辈，让他们铭记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做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人！